



佛门人物介绍 - 寂晃长老



一心为公，不怀私念

杨美宣

这里先摘录《拾芥集 回首话当年》上人的一段自述：

“往事都如梦一场”。余出生于中国福建省莆田市厢二大家族之一的黄姓家族。先父诤辉煌，私塾教师兼编导地方戏剧。母宋氏，执炼银业。余在襁褓时，患严重病，医药罔效，家人和友均束手无策。当生命垂危之际，蒙一比丘尼指示，向本乡圆通阁的观音菩戏笑，病状全消，于是萨求取供佛清水回家，经灌救后，奇出现，会嬉戏欢笑，病状全消，于是在家父陪同下，长期持斋素食。六岁入私塾读《孝经》《四书》，十二岁由胞姐的恩师引导，往距离三十华里处，唐僖宗教建之囊山慈禅寺参观。时寺内住众七十余名，其中九岁至十五岁的小沙弥有廿五位，学习经典，演唱梵呗，悦耳动听。余年纪虽小，甚感兴趣，乃自愿披剃出家，礼上妙下喜为师。家兄虽表反对，但余避不见面。翌年适逢囊山专传授三坛大戒，毅然进戒，受具足戒。

上人这段短短三百来字的自述，讲明了他自出生直至出家受具十三岁——人生第一段的童年旅程。而今他八十有六的高龄，德高体壮，遐迩共崇，不仅为大马一国佛教领袖，而且荷如来家业，化缘广被，身兼上自世界下及住持佛刹的许多重任：世界华僧会副会长，马来西亚佛学院董事长，前任世界僧伽总会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，大马佛教、耶稣教、兴都教、锡克教联合协会主席，佛总森美兰州分会主席，妙应寺住持等；至于他所兼任的社会利生慈善团体首领，名不可胜记。本节以拙作《龟洋古刹 监院寂晃老法师》一文为基础，充实《拾芥集》等书刊有关资料，分为六个部份叙述于下。

(1) [少年当家](#)



(2) [善保山门](#)

(3) [扬帆南马](#)

(4) [释门名医](#)

(5) [肩负重任](#)

(6) [重振家山](#)



《摘自 无尽灯 28 期》

寂晃上人受戒时虽然才十三妙龄，但他素性和蔼可亲，善气迎人，举止稳重，办事老练，凡是认识他的俗佛子，对他普遍都有“少年老成”的共同感觉。因此受戒之时，人们便称其曰“晃师”。他又非常聪明颖悟，学习经典梵呗，每每不逾三遍便能顺口念诵或拍手独唱。不幸的是，他于受具之不久，恩师少喜便就圆满告寂；当时缁素人们都为这位十三岁的小比丘，才别离尘中母爱的温暖，又失去山门师尊的护荫培育，惋叹不已！此时晃师上人出家与戒腊总和才满一岁，禅林清规，修行法则，以及重要佛事法仪，均未谙熟；无论是卓锡小寺，抑或讨单进住丛林大刹，独立生活修学都有一定困难。何况当时世乱频仍，民不聊生，山门所得供施非常有限；各大小寺院僧人生活来源，除了自耕寺田的农业收入外，便是募化或到民间做道场经忏以取财用。晃师年小聪明，他想如不学得经本本领，在山门中甚难自养修行。因而，他日夜勤学经典，自强不息，只是梵呗唱法与各种忏仪，非经师承不可。奈何当时精于忏仪的僧人，大多素质不高，胸怀狭隘，非同门法眷多不传授。然而晃师心灵性巧，每晚于教授徒弟的僧人窗外旁听偷学；往往是房中小僧尚未学会，窗外晃师早已谙熟。这样偷学月时间，他不但学得普通忏法仪式，而且敢于居中为“主忏”。十三龄的小主忏一鸣惊人，见者闻者无不惊讶赞绝！后他又年复一年地精益求精，及至二十来岁时，竟然成为莆仙山门无出其右的主忏法师，缁素人门号称其为“道场王”。他又酷爱书法，小时笔便秀中有劲，锋芒渐露，后来不断更臻炉火纯青，自成一派，且正、草、隶、篆各种字体兼善，所书“榜疏”与主忏同时扬名，为是时莆田僧界善于书法之佼佼者。

上人在青年时期，曾经立志出外参学，寻访名师，精研佛典教理，争奈时世不遂所愿。他在上述《话当年》里的最后一段自述，颇能说明当时的遭际：“不慧福薄，生逢乱世，命运多舛，虽少怀参方之志，力求深造，但当韶华年纪，正是中国大陆兵燹连绵，哀鸿遍野之际。南北军阀内战多年，继之抗战军兴”，自此之后，“到处烽火弥天，寸步难移，未能如愿。只好困守家乡，重温《四书》《孝经》《左传》，并读《幼学琼林》等典籍，蹉跎岁月，别无选择。幸好因负责莆田佛教会书记，磨练公文书写，自寻常识”。然而，自谓“困守家乡”的一代法器晃师上人，十六岁之年便被古囊大刹两序僧众公推出任副寺，代理监院职务，管理一应寺务，有条不紊，应付大小外事，八面玲珑；合山上下众僧，无不心悦诚服。于是，“囊山少年当家”，一时传为奇闻，蜚声遐迩，闻者无论识与不识，尽皆钦敬不已！单凭十三龄小主忏与十六岁少年当家而论，且都胜任愉快，如此僧才古今山门纵然犹有其例，亦难多得！

善保山门

自十六妙龄肇始，上人连任古囊宝刹多年当家，维持法道，不憚辛劳。尤其令人可敬的是，上人胸怀旷达，处事严明；荷祖道家业，任劳任怨；事必躬亲，处处以身作则；自律甚严，然其待人则宽；这些难行能行的高僧德行，至今犹为他当年在家山的许多同参所称道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囊山监院任上期间，正当中华民族多难之秋，选经抗日而又国内战争，长期世乱；社会各种人物和劫力扰乱山门，乃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因而，不虞之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，上人竟能长年累月地随机应变，应付圆融，殊为难能可贵！下面略举数则逸事，以明其概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地方政府为了徵收国债捐款，在江专区培训收捐人员，以备将来派到各地徵收捐款。其间有一个受训人员盗窃公文、证件，私向各地行骗徵款；镇

政府不仅上当受骗，而且还引其人到囊山寺内，胁迫囊山负 国债捐四万元，约占当时全县债捐总数四分之一强。因其指数离谱，引起上人怀疑，当场揭穿其 诈骗行径。对方恼羞成怒，凶相毕露，手握短枪胁迫。全寺僧众惊慌失色，上人越加镇定自如，善自为谋，婉言劝阻，说得对方终于含羞离寺。当晚上人鸠集僧众防 卫库房，翌早向省财政厅举报；后经财政官员查证其人确系假冒行骗，迅而电告县府下令通缉归案。还有一次深夜，土匪多人持枪攻撞山门，形势险恶而又无可奈何 之际，上人冒险“开门揖盗”，让匪人进寺之后，不断用善言好语相劝，匪人终受感动，化险为夷。至于乱世凶年，各种劫力无端勒索，榨取财物，而不良分子乘机 制造种种事端，扰乱山门，混水摸鱼，以冀收到渔人之利，类此事例，举不胜举。为当家者必须严于防范，善于对付，方能保护常住财物无损，僧众温饱无忧。

近代囊山常住亦有寺田多处，出租与佃户耕种。有一个 荒之年，政府却要迫交公粮壹万斤，花生油三千斤，扬言如不交纳，便要把寺宇纵火焚毁，僧人全部杀头。 上人心平气静地向政府来员解释：年荒岁欠，田租难收，寺内存粮已尽，委实无法交纳。对方不信，上人便又提出四条办法：1 政府派人来寺内搜查，发现存粮，全归政府；2 政府派人向邻近各处调查，如有寺粮暗中寄藏于人家，寺粮都归政府，当家杀头；政府派人与僧人一起向佃户收租，不管收多少一律归于政府；4 本寺将佃户租薄者交与政府，由政府收取田租。上人话才说完，有一个政府人员拍案呵斥道：“政府怎麼能替你们去收租？你不交粮，教你头颅落地！”此时晃师亦 冒火答道：“政府不讲道理，我则等死罢了！”次日政府困然派员来寺搜查，运去仅存的十石谷子还不肯罢休，又经许多周折，一场风波才平。新中国诞生后的 1950 年，犹在当家任上的晃师，自拟公文，奋不顾身地奔波员寺周附近十三个行政村联合盖章，支持囊山独立一户参加土改，并要求政府准予自择寺前的田园果 树为僧众应数的寺产。因而常住原有许多良田寺产，土改中得到保留不变。

扬帆南马

前文述及宋代囊山住持宗超，“乌哺之念”至老不衰，时人称他为人代“孝子禅师”，这是古囊宋代先贤的故事。时过七百多年后的当代，佛弟子大孝之如晃师上人者，亦足为缁门后之楷模。他童年身入山门，却从来不忘孝者德之本。自其父去世之后，他经常效法目连尊者孝亲的故事，劝修持念，回向祈其超升。母亲在世之 时，他经常回家探望。40 年代，莆田龟山寺在大马下院一马六毋青云亭监院金星法师，仰慕晃师乃为释门奇才，欲邀出洋驻锡该亭弘法，上人随口念了《论语》 中孔子的话：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进而以“慈母健在，未敢远离”为由谢了金星法师，答应日后议。阅几年，上人母亲逝世之后，星师再度邀他出洋弘法，于是上人 便于 1952 年扬帆赴马。是时晃师已上而立之年，卓锡青云亭受委为佛事部主任，佐理亭务，兼任会计。上人对该亭和龟洋古刹的贡献，亦以此时为滥觞。由于他 从来一心为公，不怀私念，且又顾全因果，一丝不苟，故而深被星师知遇，重要亭务惟他是委，亭中多数法侣对他亦皆赏识，深庆得人。他卓识青云亭一连七载，所 积净资计三万七千令吉，汇寄三万二千令吉回故乡送各大小寺院僧尼结缘，其余交该亭常住归公。当时，他想人生四苦之中，只有四大增损为病之苦，善医者或能代 为解除与减轻痛苦；佛经所说八福田中故有为人治病之条目。上人因而发愿苦学医术，以便治病救人，广种福田。1959 年，他毅然辞职离开呷亭，前往吉隆马华 医药院，攻读中医和针灸学。由于上人慧根夙具，生而奇颖，具有济世救苦的宏愿和毅力，因而在攻读期间，成绩颇著；辨症施治，有奖论文多次荣获冠首。四年学 成之时，他被推举代表全体毕业生在毕业典礼大会上致谢词。

释门名医

上人毕业之后，先回呷州青云亭开设“佛济诊所”，日诊病者百人许。从此，医术日益精明，声名逐渐远播，一连四载，经他医治的僧俗官十多万人次。1965年秋天，他与大马佛教总会同仁，创办佛总槟城赠医施药所，每日就诊人数多达一百五十人以上。其中病者上自高级官员、同行医生，下至各阶层人士及一般平民，他们近自槟城四周，远则来自百多英里外的怡保、吉打州等地。《话当年》记述当时诊所的盛况时说：“盛极一时，轰动遐迩。”翌年，上人聘请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居士负责该诊所，自己返回呷亭重开诊所。但因此时上人医名更加称著，呷亭诊室毕竟有限，无法容纳与日俱增的病人，因而他于1968年，“为求自由发展起见，自己选购森美兰州芙蓉坡拉坑花园之土地，兴建妙应寺，自创佛济诊所，并从中推动佛教事业”。另据有关资料考证，上人还分别于1970年和1986年秋间，先后协助大马佛总雪兰莪州和森美兰州两处分会，创建两个佛教施医赠药所。上人不仅长期赠医与贫病交加之人，而且为筹办上述佛总等各处诊所，以及购药施赠之需，多次率先慷慨捐资。人生在世孰能无病，有病则难免要求医服药。印度佛教所谓五明，“明”即学问。上人兼精医方明——医道学问，颇能解除群生之病苦。诚如佛经所云，对病人慈怜惠施，“则皆能生无量之福果”。后来上人在森美兰州妙应寺佛济诊所，由于积累多年的临床经验，医术愈精，尤其擅于治疗半身不遂患者，医名越加远著，邻邦他埠千里迢迢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。值得重提的是，上人行医乃以利人度生为目的。他经常在施医间向病人弘扬佛法，启迪智慧，净化人心；尤其是向病者讲述因果业报规律，启发其从根本上认识人生苦因，止恶行善，解脱众苦。不少病人受其感化，信受奉行。

肩负重任

上述的是上人在大马施医济世的概况。50年代他旅马不久，道德才华便就广为南马四众推崇，逐渐成为大马佛教领袖之一，1965年被选为大马佛总副主席，连任多届近三十年之久。其间，他与总会主要领导成员共同肩负振兴佛教的历史使命，致力于弘扬正法，续佛慧命。佛总除了开展经常性的会务活动之外，不仅还在各州做了大量的佛化工作，诸如以各种形式弘法，扶贫济困，福利社会，以及上述医药济世等等，而且多次集资救济他国灾民、难民，组织巡回弘法团，到邻邦各地宣讲教理。上人虽然较多地倾注心血于施医济世一事，但对其他法业亦全面重视，带头或参与施行。1995年大马佛总十二届会员大会上，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上人升任佛总主席；他在会上百般谦谦推辞，奈何众望所归，不容谦挹。上人才接任佛总主席不久，又逢世界僧伽总会在大马都城召开，全球二十二个国家的两百多位名僧代表，荟萃槟城，出席盛会。当时上人又被推举担任该世界性佛教组织下的大马僧伽总会长。从而身兼一国与全球佛教的领袖两大重任，显然肩负更加沉重的历史使命。笔者无缘目睹，亦无从知道他究竟是怎样忙碌于法务，又是怎样凝聚心血于如来道业之中，于是也无法从详记述他的伟大功业和法迹！

重振家山

早在70年代初期上人移锡森美兰州住持妙应寺时，金星法师等诸位同道，请他依旧兼佐呷亭法务，掌理财经账目，于是他便长期两地兼管不失。1979年星师临终之前，将呷亭常住财产遗托人与禅道法师二人，为将来复兴龟山祖寺之用，并托二人共主亭务和创建亭左香林寺。及至1987年道师临终，又将呷亮与龟山祖寺一应大事遗托晃师上人代主。

“家山”一词本义是指家乡。如唐钱起诗：“莲舟同宿浦，柳岸向家山。”

本节借用其与晃师上人有过法缘关系的故乡名山。近十多年来，上人汇资与致力振兴的家山大小寺宇计有十多处，其中最大的名山有两座：一是古囊本刹；二是上人曾卓锡该山经年，又从该山启程扬帆出洋的龟山福清寺。但是，上人在他《话当年》的自述中，仅仅略提大小二座法宇的兴建之功：80年代初期，“中国开放，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余立即向中共政府讨回囊山寺，徵得紫竹亭住持悟丹法师和印尼海涵法师同意，共同出资，重建囊山寺，全部耗资一百二十万令吉。1986年，接受莆田城厢双池巷元朝时代兴建之云门寺道场，重新兴建，总共花去马币五十多万令吉”。其实据笔者所知，自1983年伊始的将近十年间，上人先后四次专程回故乡，向人民政府呈文并与有关方面洽谈讨回多座寺宇，擘划重建或修复事宜。其中付出精力代价最多终于全部讨回的有：龟山寺及其市内下院西岩寺、囊山寺、云门寺、国欢寺。这些寺宇讨回之后，均由上人参与汇资或独自捐款修复；仅仅龟山大刹与其三座下院，他与呷亭当家联名汇回修建的人民币便有近三百万元之数。略举讨回与汇资修复龟山一事，足见上人对龟山贡献颇大；但他多次回梓之间经常谦谦告诸法侣，其为龟山所做的一切，只不过是履行星、道二师临终重托而已。不仅如此，其在“诚不能一躯称快万众”之时，从来任劳任怨，不辩是非，不计得失；洵如西汉董仲舒所说的：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上人曾捐巨款予龟山及其下院的修建复兴，而把自己平生勤俭所积的钵资，分捐故国城乡众多寺庵的重建或维修，其中除了以上提及的几座之外，尚有城区的冰心庵。万寿庵、宝树庵，以及华亭、下亭、平海、下林、东埭、西洪等地十多座寺庵的修建或塑像，多少都凝聚著上人的心血功德。上人自奉俭约、广修众善，一心为法的可贵精神，足以示范释门。

上人早年在故乡山门的行状功绩，笔者所知为多；然他对佛教事业的重要贡献，大多是在海外。近十多年来他多次回梓，笔者虽然有幸拜谒慈颜，聆听慈海，但他从来不愿自扬其善。上述其在海外的概况，除了得于少数书刊媒体之外，便是从许多旅马道友回梓间闲谈所闻。他平生为人意诚心正，恂幅无华，淡泊自然，志行高洁，其道德涵养更非泛泛者可比；这是笔者多次与其接触中间的总体感受。尤为中外佛子同称的是，上人一向静以养身，俭以养道；早在四十多年之前，他便以勤劳俭朴的道风称扬于故里佛门，“头戴小竹笠，脚穿罗汉鞋”。至令莆田还有几位古稀老僧，尚能记清他当年步行奔波遐迩为常住办事的形状。据说后来他在南马山门里，依然不改往昔道风，事必躬亲，生活俭朴，多积净资投于弘法济世事业。而今上人身兼大马与世界佛教领袖等许多重任，法务之忙，可想而知，有时能否分身为人治病，笔者不敢设想。然而，上人以八十有六的高龄，惠书告诉笔者：“幸好老骨头还硬，顶得住！”足见其法体安康，精力过人，故能事事胜任愉快，面面应付裕如。一代遐龄高僧，德隆体健，何啻大马一邦与故里释门幸甚！